



人生很不一样。有人总在等待每一天“新的太阳”出现，而我总在每天赶着太阳走，计算着每个时段能完成和书写些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总有那些人和事在拨动着我的心弦，并令我无法迟缓手中的笔和低吟心中的歌……

前年写作品《山神》主人公黄大发时，我被这位82岁的贵州山区的老村支书一下拉到了千米高的悬崖绝壁上去参观他用近30年时间为村民修的那条“天渠”时，差点没把我临将“花甲”的小命舍在万丈深渊之中。作品发表后，黄大发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表彰大会照相时专门为黄大发的让座的温暖一幕，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后来有人知道我在创作黄大发作品所经历的险情时，好奇地问：你已是当了十来年部级领导的“高官”，又是文坛著名人士，还用得着亲自出马、“亲自操刀”去拼命干吗？我笑笑，答道：所有我笔下的作品，无一不是如此，因为凡是被那些人、那些事拨动了我心弦、感动了我灵魂的，都会像写黄大发那样去认认真真创作、去尽力高歌。

于是，又有人问：你已写了40年，成就斐然，还要写多少年呢？

我仍然笑笑，告诉他：没有时限，没有答案，因为只要这个时代和我们的祖国的“那些人”“那些事”在拨动我的心弦和情感的神经，我就会去“战斗”、去讴歌……

其实，这没什么。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与生命的正常运动一样，只是生命运动中必不可少一样特殊的东西——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你是一位当代的中国作家，但假如你没有把自己国家当代最主流和最重要的时代发展史书写好，就不会有太大的价值。而你真心地为我们的人们讴歌了，



□ 何建明

历史会永远铭记着你。

记得年少时第一次看小说，被保尔的故事深深吸引，所以才立志要当一名战士式的作家。后来到了部队，那时一场“自卫反击战”，激发了我创作军事小说的欲望。后来回到自己的部队，第一次被一位科学家的故事震撼和感动后，就有了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腾飞吧，苍龙》。当时寄给了茅盾先生当主编的杂志，竟然“一下命中”，并得了一个大奖。那年我23岁，作为全军新闻报道“见报第一名”和最年轻的报告文学获奖作家，第一次进京接受这双份荣誉。也许正是这一次的激励，让我从此再没有放下书写国家“那些事”“那些人”的笔……

那会儿“两弹一星”功勋人员刚刚解密并第一次接受国家表彰时，我有幸采访到钱学森，与他单独面对面交流。钱老当时就跟我说：“你应该去写写那些长期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于是我首先找到王淦昌，这位我的“大老乡”曾三次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但他为了国家研制“两弹”17年隐姓埋名，无悔无怨。老人家的事令人敬佩无比，于是从他开始，我给十

多位老一代“两弹一星”功臣写过作品。老一代科学家为国分忧、为国崛起的牺牲精神，就像一道精神长城，永远是保卫我们家园最强大的基石。至今我时常仰望他们……

1997年到大学校园采访时，被天津一位叫白芳礼的退休老人连续23年靠蹬三轮车赚钱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故事所感动触发写下了一部传递爱心的作品——《落泪是金》。该作品引发了全国性的救助贫困大学生活动，并间接促成了各大学和国家教育部门出台救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绿色通道”等政策。白芳礼老人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被评上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中纪委的一名同志介绍山西省夏县纪委书记梁雨润的事迹后，心情难以平静。于是我专门独自去了夏县，明察暗访、听取百姓们给我讲述他们的“百姓书记”梁雨润为民办实事的故事。那十多天时间里，我每天沉浸在感动之中——被世上还有这样好的共产党干部所感动。后来这部名为《根本利益》的作品发表后，主人公梁雨润很快成为了全国纪检战线学习的榜

样，那年他也与杨利伟等一起登上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领奖台。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袭击神州大地……面对生与死的灾难性疫情考验，无数“白衣战士”冲锋和战斗在抢救人民生命最危险的前线。我无法呆坐在家中，于是喊着“国家和民族危难时，作家不能缺席”的口号，跟随当时的副总理吴仪和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等领导奔赴抗击非典的一线。整整两个月，我记录下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抗战战斗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一部《北京保卫战》以文字的形式，详尽记录了那段极不平常的历史篇章，而我自己在这次采访和写作中体重整整掉了30斤……

大庆油田会战的故事一直是我国工业战线的经典，除了铁人王进喜外，还有更多的人物和故事一直在大庆这块土地和石油战线上传扬，于是我先后10次来到那片遥远的热土，去倾听那些发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的故事。后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完成了长篇作品《部长与国家》，据此作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奠基者》，成为2010年央视的“开年大戏”。

2012年，北非国家利比亚政局动荡，局势瞬间急剧变化，我国近4万名侨民面临生命危险，国家派出外交人员和军机紧急救援。8天时间内，无一伤亡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撤侨大行动”，中国人干的“漂亮一仗”震动全世界。我被深深吸引，并进入了高密度采访，走访了希腊、埃及等国家，采访了近百位外交官、飞行员和参与大撤侨的各条战线同志……我的第一部外交题材的作品《国家》问世。《战狼2》等影视作品均取材此作，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线的英雄事迹从此传扬四方。

2014年至2015年，一种叫埃博拉的病毒袭击非洲多个国家，患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世界为之一片惊恐……中国作为非洲人民的老朋友，火速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



青春无悔的选择

□ 陈炯晖

我永远记得，2017年11月6日是我正式赴大方县挂职的日子。

那一天，我的行李箱里除了必要的日用品，其余全是书——既然打算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怎能没有几本喜爱的书来陪伴？其中最爱的一本，就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上学时，读的书很杂，几乎来者不拒，尤其是军事战争类、小说类，看得痛快淋漓。参加工作后，专业工具书看得多，对于其他类别的书越来越挑剔。唯独这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描述，没有华丽辞藻的雕琢粉饰，质朴得让我爱不释手。

得益于这本书的影响，我在即将而立之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大方县是革命老区，位于贵州省毕节试验区中部。

我对革命老区最初的印象，来源于小时候看过的《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井冈山》等老电影。影视画面中，老区的条件很艰苦，但老区的人们勤劳、善良、充满斗志。也曾幻想自己是一名小红军，长大了成为一名英勇的将军……

2017年的夏天，我的同事奔赴贵州山区，在毕节试验区捐赠了一批医疗设备后，深入大方县考察带回来了第一手资料。

在同事带回来的影像资料中，我看到了当地农村落后的生活条件，从同事口中知道当地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也感受到当同事对我说出“某村卫生室妇产科缺人，因为唯一的一名医护人员请假待产”时，他们内心的那种辛酸。以至于我后来自己去到大方县陇公村调研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村卫生室的情况怎么样？

所在单位很快通过了全力帮扶大方县这一项重大决议。接下来就是解决怎么帮、用什么方式帮的问题。这段时期，我也作了很多设想，但每次落笔写实施方案的时候，总感觉缺点啥。

单位的党委书记，一位亲切的老大姐，建议我翻一翻习近平总书记刚当上梁家河村支书时为村里派发救济粮的那段访谈实录：当所有人为救济粮的分配争吵的时候，年轻的习近平提出：“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对于将要实施的帮扶是否具备可行性、是否为当地所需，老百姓是否认可，与其坐在办公室里写一百个PPT出来，我还不如实地走一走、看一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很多时候，职场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焦虑的年轻人坐在办公室，无比向往大自然的原始气息，对城市的钢筋水泥和车水马龙嗤之以鼻。但是真正“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没几天又开始想念舒适的沙发、优雅咖啡厅和电影院里的大片。

第一次到大方县调研，其实是我到北京工作后第一次进入大山里和田野间。叠嶂层峦，钟灵毓秀，令人神清气爽。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这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已经很久不曾有过。

诗和远方固然很美，但现实却不会理睬我的诗情画意。

大方县位于山区，车子行驶在路上不是在上坡就是在下坡，第一天上午我的肠胃就开始翻江倒海。如果要到农村去，很多时候还要靠步行，我穿着一双皮鞋，还没回北京，鞋底就

已经坏了，脚底也磨出了水泡——这还是陪同调研的基层同志怕我累坏了，对我有所照顾的前提下。

几次实地调研使我对大方县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我从自身角度出发梳理了一些比较具有发展优势的产业，也向大方引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外地商业资源。县里的同志认为很好，有人跟我说：对接这些资源还是你在行，如果你在这里就好了。

他可能只是感慨地说了句玩笑话，我却当真了。我其实是带着驻扎大方这个想法前来调研的。我主动申请了两次却没有获得批准，单位给出的理由是怕我太年轻耐不住寂寞。

在我第三次提出请求的时候，领导郑重地问我，是否真的甘愿放弃眼前比较好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去调研十天半个月没什么，真的去大山里呆上两年再回来，你就不怕别人跑你前面去”？

我回答说，我想获得更好的成长，想跑到别人的前面，所以才选择到基层去磨砺自己。

告别都市生活，走出了舒适圈。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大方县后，一转眼，我已经在大方工作和生活了18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够让我爱上这个第二故乡。

这里有美不胜收的“百里杜鹃”，大自然造就的“天然药库”，风光壮丽的油杉河，世界最大的天生桥：清虚洞。这里走出了一名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巾帼英雄“奢香夫人”；这里有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制造厂遗址，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一段珍贵历史；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将军山、梯子岩战场等遗迹，见证了红军长征“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光辉岁月！

引好“上面千条线”，当好“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最是锻炼人。500多个日日夜夜，我把全身心投入到大方的工作。我自己常常认为，我终于圆了小时候的梦：成为一名革命老区的“红军”。

家人对于我的选择，一开始不太理解。回望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我确实错过了很多和家人相聚的时间，错过了儿子第一次学会叫爸爸的时刻……但是，我也见证了一件又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

一批医疗设备被运到了毕节试验区最需要的几个乡镇卫生室，老区的群众可以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服务了；全县最困难的50名贫困高中女学生，在“同心圆梦”助学金的帮助下踏踏实实地上学了，等待她们的，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为大方捐建的陇公同心小学，在环境优美的清虚洞景区附近拔地而起，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 and 乡亲们的心头好，新学校交付当天我去了，看到乡亲们特别是孩子们乐开怀的笑容，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工作之余，我走进了老区的一个又一个村庄，从一个陌生人成为村里老人口中的“小陈”。我想，将来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一定会万般不舍，但一定不会有任何遗憾。

老区是育人养人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七年知青岁月，曾说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两年虽短，但大方给予了我很多，受用不穷。就算挂职结束了，但我的根留在了这里，还有我青春奋斗过的痕迹。

从走进大方，深入大方，进而扎根大方，是我走向而立之年的重要转折点。

从了解大方，爱上大方，再到献力大方，是我青春无悔的选择。

（作者系贵州省大方县县长助理）

那里，是我梦魂牵系的地方。那池塘，那山坳，那石磨，那水车，那晒谷场，那菜园子，那稻穗香，那菜花黄，那悠闲的黄牛，那懒散的黑狗，那一弯清澈的湖水，那一道漂浮的渡舟，那一抹晨曦，那一道晚霞……一切的一切，经常浮游梦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多少年来，羁旅南北，到过许多地方。有走马观花，短暂停息，也有晨起昏寝，长期定居。看到的一些景物，也壮观，也稀罕，过目不忘。然而，梦境中反复映现的往往还是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些人，那些物。

也许因为，那里有我的第一声啼哭，有我的第一眼世界，有我的牙牙学语，有我的蹒跚学步，有我的幼稚，有我的启蒙，有我的懵懂，有我的青涩。

也许因为，那里有我曾经用汗水浸泡的土地，有我曾经用脚步丈量过的田埂，有我曾经与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的草堆，有我曾经忘情戏水和捉鱼的潺潺小溪。

也许因为，那里有我在正月里一个屋场一个屋场紧追不舍的花鼓，有我在端阳节顺着河道奔跑呐喊助威的画龙舟，有我顶着毛毛细雨耐心观看电影的学校操场，有我年年岁岁虔诚烧香祭拜的祖宗坟山。

也许因为，那里有我几十年未曾谋面而一见就能呼出小名的中学和小学同学，有我摘下自家菜园里沾着露珠的白菜苔和取出自家鸡窝里母鸡刚生下的温热的鸡蛋热心送人的邻居，有我一见面就能喊出我儿时的绰号和数说我儿时调皮劣迹的温厚长者。

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丘陵地带。大地上偶尔点缀几点山包，大的、中的、小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生长着几棵杂树，樟树、枣树、槐树。树杈上不时停留着几只花色的鸟儿，斑鸠、喜鹊、乌鸦；鸟儿们悠闲地唱着各种调门的歌曲，低音、中音、高音。

有山，还有水。左右前后都被湖泊围绕着，湖水清澈透亮，一眼可以看见湖底的水草和砂石。湖里面生长着莲藕，夏天，荷叶婷婷，荷花含苞，晚风送来阵阵沁人的荷香。湖里鱼儿肥美，有草鱼、青鱼、鲤鱼、鲢鱼、鳊鱼、鲫鱼，还有条子鱼、胖头鱼，在渔民的船舱里欢蹦乱跳。有一条河，不知疲倦地从屋面前流过，她从遥远的地方走过来，一直走向洞庭湖。河里有渔民摇着小划子，小划子上站着两三只鱼鹰，鱼鹰不时跳进河里，叼出一条大鲫鱼，然后恋恋不舍地任由主人将鱼儿从嘴巴里拔下来。偶尔，也有一两只装满沉甸甸煤炭或

——“白衣天使”，去拯救危难之中的非洲人民，其行动和精神感动天地。我不得不想到2003年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那场抗击“非典”的人民保卫战。然而参加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专家告诉我：埃博拉病毒远比“SARS”厉害！可我们英勇的“白衣天使”是如何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兄弟般的非洲人民呢？这，必须告诉世界！于是我的又一部外交题材作品《死亡征战》诞生了……

几十年来，我没有作细致的统计，但我知道在我笔下记述的“感动中国”的人物就有6位、被中央列为“改革先锋”人物的有8位，有12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还为深圳、东莞、中山、重庆、大庆、昆山、苏州、义乌、张家港、安吉等十多个城市的发展立过传……

如今“花甲之年”的我，在刚刚出版完锦绣般美丽的《浦东史诗》，便又捧出了港珠澳大桥的英雄史诗，……而就在昨天，我又再次被远山的扶贫队员们的歌声所牵引，于是已经准备好行装，明天出发去那个火热的扶贫主战场去。

我欣慰自己的心永远与这个沸腾的时代一起跳动；我欣慰自己的精神永远与伟大的祖国一样朝气蓬勃……因为前面还有那些事、那些人在等待着我、激励着我。而我就像一位长跑运动员，每一次新的书写，就是一次纪录的刷新，又一次全力以赴……

□ 田国良

我那梦魂牵系的地方

其他物质的汽船得意洋洋地鸣着汽笛从河道经过，似乎是昭告岸上的行人：这船儿即将去繁华的都市旅行。

那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鱼米之乡。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浓墨重彩，当今，也没有达到响亮的惊世骇俗。有人说，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此生息，三国时期蜀吴曾在此对峙，留下“单刀会”的故事。然而，历史已成烟云。当下，那里以盛产竹子而小有名气。竹子，正直、有气节。也许，正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了那里的人们咬定青山、坚韧不拔的竹子般的脾气。

又到了竹笋冒土的季节。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了那里的竹林。残雪点点，春雷声声，竹海深处，满山的竹笋争先恐后从地底下伸出尖尖的脑袋，交头接耳地诉说着冬天和春天的故事。

